

大力士與小仙子

· 肖恩 ·

朋友乃時常親愛，弟兄爲患難而生。《箴言》十七章十七節

二〇二〇年二月十七日，一對雙胞胎在韓國大邱的醫院出生，他們的父母，皆在駐韓美軍的陸軍特戰部隊服役。這對雙胞胎因早產十週，所以出生後只能待在加護病房中。由於該區域已因爲新冠病毒疫情封鎖，他們的父母雙雙也都遭到隔離。

在醫院測試嬰兒沒有感染新冠病毒後，美空軍重症空運小組將這對新生兒送到大山空軍基地，然後交給由美空軍第十八航空醫療後送中隊，將其後送至日本的美軍嘉手納空軍基地。隨後，空軍C-17全球霸王型運輸機（Globemaster III）將這對早產的雙胞胎，送回到美國本土馬里蘭州的安德魯斯空軍基地，進而轉進了沃爾特里德國國家軍事醫學中心，接受新生兒護理醫療及照顧。

這趟以「全球霸王」載運「早產雙胞胎」的溫馨後送，空軍重症空運小組全程採用空運型加護病房裝備來

照顧這對雙胞胎，美陸軍第六十五醫療隊、美空軍第五十一醫療隊及國民兵一五四聯隊等部隊各司其職、群策群力，提供了必要的協助。

空軍第四三九聯隊（現空軍第六聯隊）也曾以C-130H力士型運輸機（Hercules），執行過類似溫馨的後送任務，依據機型與任務內容，我想，就稱爲「大力士與小仙子」吧！

二〇〇七年四月七日，一名早產的新生女嬰，誕生在菊島澎湖，由於出生的體重僅六百七十五公克、三十八公分，是澎湖有史以來最小的嬰兒，因此有著「巴掌仙子」的稱呼。這名小仙子出生後沒有呼吸而且心跳微弱，在三軍總醫院澎湖分院實施急救後，送往該院的小兒加護中心照料。期間小仙子的體重曾一度掉只有四百五十公克，院方更發出了多次病危的通知。所幸，巴掌仙子憑藉著自身堅強的求生意志及三總澎湖分院小兒科醫護團隊悉心治療、照料，情況才得以回穩。

三個月後，小仙子的體重雖已達

一千四百多公克，但仍無法脫離呼吸器，而且，隨時可能引發其他的併發症。因此，同年七月，院方向行政院衛生署空中轉診審核中心提出申請空勤總隊直升機實施傷病患後送，欲將巴掌仙子後送至臺北三軍總醫院，俾利後續的照顧及醫療。

然而，依當時衛生署的規定，傷病患後送目的地選擇，係以航程最短爲優先考量。巴掌仙子身處的澎湖，其後送範圍係在臺中以南，若後送至臺中，則勢必先安排在當地醫院觀察數日，後以陸運方式送到臺北。唯考量巴掌仙子的身體狀況實在不適宜長途奔波，再加上保溫箱無法固定，空中氣流問題恐將危害嬰兒的生命，因此後送作業便暫緩下來。再者，若租用以飛航松山、馬公間的遠東航空民航機執行，雖然能克服保溫箱長寬的限制，但仍因無法固定而作罷。

「執行勤務的前幾日，媒體已在播報早產兒因爲病況需求，需要轉送至醫學中心就醫，看到電視上一個母親聲淚俱下的說著自己的遭遇，鼻頭不免一酸，心裡滿是期盼寶寶能獲得需要的醫療。」當時參與巴掌仙子傷患後送任務的任務組員，前空軍第四三九聯隊空中後送分隊航空護理官（現已裁撤分隊編制，僅保留若干航空

護理官及醫督士）現任職於三總澎湖分院護理督導官的方昭敏少校，在二〇一五年國防醫學院內部季刊中所發表〈巴掌仙子守護之旅〉曾有這樣的描述。

在各方協調之下，小仙子從澎湖外島到本島接受治療的醫療之行，最終由空軍負責。

「屏東機場起飛屏東一號離場，攔截西港電臺一八三度後，請求直接定向馬公，依目前馬公機場天氣及兩小時預報天氣，能見度許可實施目視進場，這段包含起飛和落地的飛航時間大約在三十分鐘；落地後任務機探ERO（不關車，卸下人、裝後起飛），裝載時間以不超過十分鐘。緊接起飛，在完成馬公MASON-1號（離場代號）離場後，因執行EMS（傷患後送）任務，請求航管單位直接准許定向後龍，並優先排定松山機場的落地順位，這段航程約在四十分鐘。」

「本日日間警戒待命機長，由十大隊一〇二中隊中隊長魯非凡擔任（現任空軍第六聯隊聯隊長）。」

當時我於第六聯隊任作戰官乙職，受令前往作指中心負責本次醫療後送任務的協調聯繫工作。接獲命令後，我將天氣概況、航程規劃與機組人員依程序回報上級。

由於魯非凡隊長為美空軍C-130戰術教官班完訓人員，飛行技術精湛，擔任本次醫療後送專機機長，大家都深具信心。

事實上，空軍以軍用運輸機協助離、外島民衆後送抵臺，更甚外島安寧病患臨終前，由臺灣本島前送返家，已成為一個常態性的便民服務。

執行傷病患後送任務時，在機組員派遣上會增派航空護理官及醫督士各一名。任務前，航護必須先與欲後送病患的醫護人員聯繫，了解病患詳細的病（情）況及應注意事項，並在機組員任務提示時提報，同時依據病患病情，給予機長在飛行過程中，應注意或避免的操作建議。病患上機後，則負責固定病患及相關儀器裝備，航程中照料病患直至落地後與相關接收病患的醫護人員完成交接後，他們的任務才得以告一段落。

任何一趟飛行任務都需經過縝密規劃以確保安全，而這次的醫療後送任務因為沒有前例，更需審慎評估，研擬實際可行辦法，方能確保後送病患的人身安全。過去執行傷患後送任務經驗，病患皆為成人，均已躺臥於擔架上，航護與醫督士再將其擔架固定在機艙兩側。然，這次巴掌仙子是安置在保溫箱中，保溫箱如何擺置及

固定？後送分隊的「飛翔的南丁格爾」航護們，在獲知任務後，即已討論出可將機艙內收起後排座椅，以便保溫箱及相關儀器可以固定在走道上的解決辦法。

鑒於此次任務的特殊性及受全國關注程度，我特別申請增派航空醫官及空勤保防官各一員隨機同乘，以備不時之需，也將可能突發的因素降至最低，使任務更臻完善（航空醫官及空勤保防官並非C-130H型機警戒待命固定編組機組人員）。

七月十二日早上十點二十分，任務機出發前往澎湖。命令下達三十分鐘後，由魯非凡隊長駕駛的大力士，已起飛航向菊島，為搶救巴掌仙子的小生命，與時間賽跑。十點三十分，抵達澎湖。

「飛機以不熄火的方式，停於跑道上，在螺旋槳持續運作造成風大，噪音也大的環境下，迅速完成寶寶及隨機乘客的安置，在航程中，自己更是繃緊著每一根神經，除了協助隨機醫事人員照顧寶寶，也注意著隨機乘客與搭機家屬是否有身體不適的情況，直到抵達地面，引導隨機乘客搭車，協助寶寶轉載在救護車上，跟接收醫院的救護車隨車人員做完交接，看著所有乘客和寶寶安全離開機坪，自

己才放鬆下來。」方昭敏少校回憶任務過程及當時的心境。

一般民衆對空軍運輸機的印象，總停留在以前C-119型「空中車廂」，甚至連「老母雞」的暱稱，都延用迄今。我想，應該是C-119該型機在我國空軍服役長達三十九年之久，是全臺灣最多人認識及接觸過的機種吧！然而，在不知不覺中，C-130H型大力士返國擄起空運重任亦走過三十餘個年頭，雖有別於新一代戰機成為捍衛領空的主戰兵力，但在執行人員物資運補與空降（投）作戰等支援作戰的任務上，同樣扮演著重要的角色。就如同大力士運送著小仙子的任務一般，龐大、厚實的身軀，默默地守護著國人，以不同但更貼近民衆的方式，守護著這片藍天。



巴掌仙子後送任務圓滿達成，時任機長魯非凡（右）與醫護官劉原豪（中）、護理官方昭敏（左）於C-130H型機前合影。

軍校是榮耀生命的學習場

·小潔·

畢業季剛過，看著許多大學生畢業後惶惶然不知未來在何方，相較於軍校生畢業之後就有明確的前景，我深深覺得當初選擇就讀軍校是個很正確的決定。從步出校門到現在，我一直以軍校學歷為榮，以軍人職業為傲，原因不在於當軍人有穩定的收入，經濟無虞，而是因為加入國軍，讓我找到工作的價值與使命。

哈佛大學被認為是世界上最好的大學之一，有兩大主因，第一，哈佛在專業領域上的成就有目共睹，歷來有一百三十多位諾貝爾獎得主，現在或曾經在哈佛學習。第二個原因比較不為國人知悉，那就是從哈佛大門走出去的學生，犧牲最大，愛心最強。

哈佛教育學生努力學習、認真付出，不要只爲了自己、爲了親人，更要爲了國家社會，也因此每次戰爭一來，很多哈佛學生都自願上戰場打仗。美國軍人的最高榮譽是拿到國會勳章，據統計，得到勳章的前三名是陸、海、空軍三軍，第四名正是哈佛的學生。哈佛大學校友因戰功而拿到國會勳章的數量竟然僅次於職業軍人，這樣濃烈的愛國情操展現也是讓哈佛

受封爲「先有哈佛，後有美國」的原因之一，因爲無論在國家建設、科技發展、甚至在保家衛國的事業中，都可以看到哈佛人義無反顧的身影。

就我看來，國內軍校的教育與哈佛的教育宗旨是相同的，教育學生要「親愛精誠」，心裡眼裡要有他人，要懂得愛護身邊的同學，重視誠實榮譽，強調團結合作，並獎勵學生將來任官做事要時時以「國家、責任、榮譽」爲念。

哈佛大學校友、美國第三十五任總統甘迺迪曾經說過：「不要問國家能爲你做什麼？而是要問，你能爲國家做什麼？」但我更喜歡下面這句，「只有少數幾個世代被賦予捍衛自由的任務，而今這個時刻來臨了，我毅然扛起。」今日我國的安全局勢正遭逢嚴重的威脅挑戰，能夠因軍人的身份，爲國家安全與人民自由而貢獻一己之力，我覺得非常驕傲。

軍校是榮耀生命的學習場，期許有更多的青年學子能懷抱「爲天地立心，爲生民立命」的大義，加入軍校、加入國軍，一起扛起保家衛國的重責大任。